

从《灯》与《虎雏》看沈从文的人际交往关系

李小媛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沈从文往往在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蕴含了深刻的人际交往内涵。《灯》与《虎雏》是沈从文的人际交往观念的大展览。这两篇小说沿袭了沈从文一贯的城乡对峙模式,通过书写来到城市的乡村军人与“我”以及与城市的交往,探讨城与乡不同地域对人的造化 and 影响,还探讨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困境。

【关键词】沈从文;灯;虎雏;老兵;人际交往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2-0024-05

《灯》与《虎雏》是沈从文来到上海之后写作的短篇小说,分别完成于1930年和1931年。这两篇小说沿袭了沈从文一贯的城乡对峙模式,通过书写来到城市的乡村军人与“我”以及与城市的交往,探讨城与乡不同地域对人的造化 and 影响,还探讨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困境。在这两篇小说中,作者一方面通过城乡对比来赞美乡村人性的美和鞭挞城市人性的虚伪,这是沈从文写作不变的主题,但另一方面,这两篇小说也很集中地探讨了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以及不同性别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交往的鸿沟。本文将以此两篇《灯》和《虎雏》为主,结合沈从文的其他作品和思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分析沈从文的人际交往关系。

一、“我”与乡村军人——既亲近又疏离

《灯》由一个煤油灯牵扯出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灯的故事,一个是讲故事的人的故事。前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随军多年的老兵,追随过我的父亲兄弟,对我的家人寄予厚望,这盏灯就是他为我寻来的。后一个故事是“我”与青衣女人的故事。

在《灯》这篇小说中,“我”与老兵的交往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自己:“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反映在《灯》当中,即老兵来到“我”的住处,初见之下,我就对他“这个人,一切都使我满意。一切外表以及隐藏在这样外表下的一颗单纯优良的心,我不必和他说话,也就完全清楚了!”^{[1]p24}

“我”既对老兵怀了温爱之情,老兵又对“我”的生活照顾周到,“我们”之间相处得很是融洽,但时间日久,老兵开始过分地参与乃至试图改造“我”时,“我”终于对之产生了抗拒和厌倦心理,“我”跟老兵的关系最终因为青衣女人而宣告终结。

《虎雏》也是一个关于改造的故事。“我”对六弟身边的那个漂亮机灵的小兵深有好感,于是想让他接受城市教育,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虽然有人坚决反对,“我”还是做着使小兵因为我而大有作为的美梦。然而,人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小兵最终还是因杀了人而离开了“我”,回到了湘西。

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与很多因素息息相关,例如环境、性格、年龄等等。“我”之所以最初能够跟老兵和小兵亲近,是因为在“我”,也就是沈从文的内心情感上,本身就贴近于士兵这个群体,这与沈从文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沈从文的从军经历,使之与老兵及虎雏有共同的情感记忆,尤其是老兵。老兵带“我”走进了他丰富的从军生涯中,使“我”回忆起了乡村和军队的美好岁月,沉溺于过去和幻想,使“我”的内心与过去和农村贴近,从而产生了对当今生活的严重不满。

老兵和小兵之所以招“我”喜欢,不只是他们的军人身份,也是他们美好的人格深深吸引了“我”。“我”不止一次地赞美他们的人格魅力:“我望着这个老兵的每个动作,就觉得看见了那些多数陌生朋友,他们是那么纯厚,同时又是那么正直。”^{[1]p30}“这小副兵真象我的最好的兄弟,我真不大相信有那么聪颖懂事的人。他那种识大体处,不拘什么人看到时,我相信都得找几句话来加以赞美,才会觉得不辜负这小子。”^{[2]p157}在沈从文的思维中,城市人多虚伪、造作、空洞、人性扭曲,而乡村人则朴实、正直、善良、人性健全。乡村使得他们保存着人性的最原初、最美好之处,他们对于“我”这个走出乡村,在城市倍加煎熬的人来说,是心灵的润滑剂,他们使“我”看清楚了“我”所在环境的虚伪和嘈杂,也唤醒了“我”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和追求。“我”之所以能够在最初与老兵和小兵和谐相处,与他们的军人身

收稿日期:2013-03-18

作者简介:李小媛(1990-),女,甘肃平凉人,西南大学文学院2011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当代叙事文学方向研究生。

份和“我”的生活经历以及在“我”看来他们高贵的灵魂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我”与老兵和小兵的和谐关系最终还是破裂了。之所以破裂的原因,最主要的竟然在于被“我”不断赞美的人性。老兵虽然单纯、善良,又一心对“我”好,但他的“好”却对“我”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对“我”生活的不满意引起了“我”的不安,对“我”生活的干涉使“我”产生了厌倦,他单纯的好意又使他显得愚昧。老兵没有自己,他的人生希望就是“我”的家人的荣耀,他可以为实现别人的荣耀而奉献终生,他能得到的,就是在这种荣耀里得到家乡人的歆羡。老兵意图改造“我”的目的失败之后,失望的离开了“我”。而对于小兵而言,则是“我”欲以城市的文明和教育来改造他,使之能脱离野蛮之气,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这种改造终究还是失败了。“我”在小兵身上做的梦,与老兵在“我”身上做的梦极为相似,都妄想通过助别人成功而获得自我的满足。沈从文意图通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让城市的属于城市,让乡村的属于乡村,这才是真正的自然。城市是容不下乡村人那健全美好的人格,虽然他们尤其是小兵的人格是否真正健全值得商榷。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虽然我们有可能很欣赏对方,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应在交往中保持自身的独立,太多的干涉乃至想要把自己的幸福或荣耀建立在别人身上,都会导致人们之间关系的疏离。

“我”与老兵及小兵关系破裂的原因还在于,“我”与这两者有身份和年龄的差距。“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的交际本领也许值得争议,贵生与会明、翠翠与三三,都不会社交。沈喜欢探索隔代人之间的误解与交往上的鸿沟这条死胡同。如翠翠跟她爷爷的关系。”^{[13]p182}老兵也属于不会社交的类型,他虽然是一片好意,却不懂如何才能不越致招致“我”的反感。相比来说,小兵却是一个交际高手,他懂得在什么人面前用什么样的交际方式,使得“我”与一帮杰出的知识分子都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从年龄和地位上来说,老兵比“我”年长,虽说是“我”的厨子,但实际却更像“我”的仆人,“我以为如《灯》这样的作品,作者态度的可议之处,正在于他象他的叙事者那样,用‘主人’的眼光打量他的人物,褒扬或贬斥出于一种为仆人、蠢人拟出的标准,因而掩盖了人物自身的真正的悲剧性。对着老兵,他连同他的农民式的忠厚天真一起鉴赏着的,就有他的奴隶式的忠诚。”^{[14]p50-66}不可否认,无论是对老兵还是小兵,虽然“我”与他们表面上亲近,但在本质上,“我”

始终是比他们有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来源于“我”的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源于老兵和小兵都在生活上依附于“我”,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了依附关系,被依附者便有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性。

沈从文在《灯》与《虎雏》中讲述了他与兵士之间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交往关系。但沈从文在这两篇小说乃至更多的小说中不仅仅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还更多地展示了城市与乡村的交往,“我”与城市人的交往,以及“我”那与乡村人相比过于压抑了的与女性的关系。

二、“我”与女性——失败者的自怜自伤

《灯》与《虎雏》都表现出沈从文对爱情、对女性,以及对自己与女性关系的看法。

沈从文念念不忘他的乡下人身份,“在他的想象中,那些名门闺秀、绅士哥儿对他总是不屑一顾。”^{[13]p98}当兵时,他曾经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恋情,而当他来到城市,生活的窘迫、知识的匮乏、乡下人身份的尴尬以及一而再再而三的落榜使他愤愤不平而又行为偏执。在爱情上,他自然而然地处于被动地位。当郁达夫不断地书写穷大学生与女性交往的困境和对女性的窥探时,沈从文也在作品中表示了他与女性交往的困境与对爱情的求而无告,但他没有郁达夫那么彻底。

在《灯》这篇小说中,老兵与“我”的交往出现裂隙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太太。老兵欲助“我”找到一位太太,“我”却有“我”无法言说的无奈和尴尬。“我”的尴尬在于:“我对于这件事实在毫无办法,因为做绅士的方便我得不到,做学生的方便,我也得不到。”“在沈从文作品人物的眼睛看来,所谓‘社会’,指的只是北京街头,以及成双成对的男女关上门后干的勾当。这个世界就是由那些比他富有的青年人,与青年人同样幸运的女友,以及一帮绅士组成。”^{[13]p97}“这帮人垄断了一切物质享受,垄断了生活的基本要素,以至于配偶,并以此向那些渴望得到爱抚的青年男人招摇夸耀,在这方面,大腹便便的绅士与比他小他一半岁数的大学生更占上风。”^{[13]p98}沈从文将自己在与女性交往中处于下风的过错多推到了社会和别人的头上。是这个城市让他无所适从,使装腔作势的绅士和学生垄断了拥有女友的权利,而“我”这样的在城市的“乡下人”,是不可能享有这种权利的。于是在《灯》中,沈从文有这样一段话:“这另一个世界长大的人,虽然有了五十多岁,完全不知道我的世界和他的世界两样。他没有料到来我处的人同我生活的距离是有多远。他没有知道我写一个短篇小说得费去多少精力。他

没有知道我如何与女人疏隔,与幸福生活离开。”^{[1]p34}而老兵与蓝衣女人带给我的,“都使我对于人生多一个反省的机会,且使我感觉到人类的关系,在某一情况下,全是心酸,全是难以措置的纠葛。”^{[1]p40}

沈从文常常在作品中谈到自己在女人关系上的失败,早期作品尤其如此,男主人公往往由于生活窘迫和衣着破烂,认为女人看到他就会看他不起。他还认为城市女人多愚蠢,宁愿选择装腔作势的绅士和学生,接受那些虚情假意的赞美,也不愿意对他这种人投以关怀的一瞥。而他也不愿意对女人加以谄媚和讨好。但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因此对女人怀有仇恨心理,似乎认为是女人导致了他的不幸。就连在《虎雏》中,沈从文还在说:“至于女人都不喜欢我,其实就是我把逗女人高兴的地方都太疏忽了一点,若我觉得是一种仇恨,那报仇的方法,倒还得另外打算,更用不着镖客的手枪了。”^{[2]p161}

沈从文自己在女人方面失败,则希望被他培养成人的虎雏在女人方面取得成功,他幻想虎雏通过他的帮助“在女人方面,他的成功也必然如其他生活一样。”“还因为我的帮助,得到一个恰恰与他身分相称的女子作伴,我在这一对男女身边,由于他人的幸福,居然能够极其从容的活在这世界上。”^{[2]p158}

在沈从文的笔下,乡下的女人们,无论是单纯的少女还是开放的妇女们,都是美的人格的化身,而对城市的女子,他怀了一种天生的敌意,尽管她们聪明、精致、聪颖,但是“我所见到的妇人,都只象一只蚱蜢,一粒甲虫,生来小小的,伶俐的,无思无虑的。大多数把气派较大,生活较宽,性格较强,都看成一种罪恶。到了春天或秋天,都能按照时季换上它们颜色不同的衣服,都会快乐而自足的在阳光下过它们的日子,都知道选择有利于己有媚于己的雄性交尾;但这些女子,不是极平庸,就是极下贱,没有什么灵魂,也没有什么个性。我看到的蚱蜢同甲虫,数量可太多了一点。”^[3]直接把多数的城市女子比作蚱蜢同甲虫,可见沈从文的厌恶之深。

当然,随着在城市生活日久,沈从文对城市女性的态度有所改变,在他的作品中,对一些城市女性也赋予了如乡下女子般高贵的品质,只不过比起乡下女子的单纯来,城市女子因为所处环境的复杂和知识的丰富,内心更为丰富纠结,沈从文对那些在感情上勇敢追求和不断受挫的女性,如“都市一妇人”和如蕤等,都怀了一颗怜爱赞许的心,肯定她们的生活态度。

事实上,比起乡下女子,沈从文接触更多的是城市女子,正如他在《灯》中提到的那些常常来往

处探望他的精致的女子一般。而当沈从文声名在外,在城市站稳脚跟,生活较富足时,他已不可能也很少接触到乡下女子了,正如他在作品中赞美湘西却不会回到湘西一样,他虽然不断地赞美乡下的女子,但那些毕竟是他想象中的存在,真正存在于他的生活中,能够对他带来吸引的还是城市女子,如同在《虎雏》中提到的那个“身分相称的女子”,只有城市女子才能配得上他。正是因为如此,沈从文才会对出身名门,秀丽聪颖的张兆和穷追不舍,在追求张兆和的过程中,不知他是否还念念不忘他的乡下人身份?

三、“我”与城里人——无法调和的矛盾

在论文的前两部分,笔者已提到沈从文对城里的绅士、知识分子以及官僚的看法。众所周知,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城市和乡村是作为对立的一面出现的,对乡村的一切,沈从文都怀着欣赏、赞许的态度,就算是有所批评,那也是温和的、带着沉痛和惋惜的,而对城市,他则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如《绅士的太太》和《八骏图》等,就对所谓的绅士和教授们虚伪阴暗的内心以及见不得人的、压抑的性欲进行了深刻的解剖。

在《虎雏》中,沈从文赞美着故乡带给虎雏的野蛮灵魂,推及到自己,他说:“我的性格算是最无用的一种典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就觉得我太粗糙了。”^{[2]p178}这句对“读书人”的揶揄和嘲讽,反映出“我”在城市地位的尴尬和人际交往中难以调和的烦恼甚至愤慨。

“我”在城市人际交往的失败,表面上看是由于“我”性格的问题,但在字里行间,充斥的还是对城市读书人的否定:“我自己失败,我明白是我的性格所形成的,我有一个诗人的气质,却是一个军人的派头,所以到军队人家嫌我懦弱……到读书人那里,人家又嫌我粗率,做事马虎,行为简单得怕人,与他们身份仍然不合。”^{[2]p154}沈从文之所以给自己定位为“乡下人”,与自己在城市受到冷落和歧视导致的心理不平衡有关,他摆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做出“我”就是一个“乡下人”,摆不出你们读书人的派头,这是一种防御的自我保护的姿态。在这种身份的掩饰下,沈从文放心大胆的去赞美乡村、攻击那些带给“我”屈辱的人。在《虎雏》中,我对那些与“我”不合的人的不屑,实则正反映出“我”的耿耿于怀:“有些人见我十分沉静,不大谈长道短,间或在别的事上造我一点谣言”^{[2]p161},我对这种人,就当是“走在街上被不相识的狗叫了一阵的样子,原因是我不大理会他们,若是稍稍给他们一点好处,

也就不至于吃惊受吓了。”^[2]“又有些自己以为读了很多书的人,他不明白我,看我不起,那也是平常的事。”^[2]读书人看“我”不起,是他太自以为是;造“我”谣言的人,我当被狗咬。沈从文坦白得令人咋舌,但这种表露情感的方式,是不是正可以说明沈从文为人的过于简单和不善交际?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会因为自己的文章而得罪一些朋友。

事实上沈从文的人际交往能力还是很不错的。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对沈从文在北京的交往圈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初到北京时,沈从文生活窘迫,广交大学生朋友,常常在开饭时刻去宿舍拜访他们。又与一些文学编辑、作家成为朋友,这些人对他的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文学方面的朋友有胡也频、丁玲、徐志摩、郁达夫、陈源、丁西林、吴宓等,1928年迁居上海以后,沈从文的交往范围更加广泛,几乎把非党作家全部包揽进去,如巴金、施蛰存、洪深、赵景深、胡适、凌叔华、邵洵美、林徽因等,还有杨振声、闻一多、朱光潜、金岳霖等其他非作家人士。这些都是很有文化的人物,其中不少是教授。虽然有这么多的读书人和教授朋友,沈从文还是毫不忌讳地在作品中嘲讽读书人和教授们,在《灯》中,他就说学校的教员“在他们自己,或者还非常得意,以为这是一种保持教授身份的雅谑。但是听到这些蠢人的蠢话,望望那些扁平的嘴脸,觉得同这些吃肉睡觉打哈哈的人物不能有所争执……”^[1]对于自己的学生,他也很是瞧不起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他们的失望和不满。《八骏图》等作品中更是对教授们来了一场大抨击。沈从文的这种写作方式确实得罪了不少人。他这种写作的用意何在?文章似乎不仅是沈从文表达理想的途径,也成了他发泄委屈和不满的方式。沈从文把他在人际交往中的失意和不满坦率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这也构成了他的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即通过文字表达他的爱憎,将相信他欣赏他的留在身边,而把那些泛泛之交在沈从文看来过于肤浅的人推到远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灯[A].沈从文文集(第四卷)[C].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 [2] 沈从文.虎雏[A].沈从文文集(第四卷)[C].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 [3]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 [4] 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J].文学评论,1986,6.
- [5] 沈从文.都市一妇人[A].沈从文文集(第四卷)[C].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 [6] 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2.

刘永泰在《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中有关城市的人际交往有这样的评说:“都市上流社会中那些绅士淑女、教授官僚、习得了丰富的知识经验,掌握了苛细的交往礼节,内化了繁多的道德观念,占据着具有较多社会关系的社会角色——较之于湘西男女,他们有发达的社会性。但他们怯弱、虚伪、庸俗、蝇营狗苟,毫无生命活力。”^[6]这也是沈从文欲在作品中表达的意思。沈从文认为都市人之间是一种互惠关系,是名流之间的互相利用、互相吹捧,而不像乡村人之间的交往是自然的、无私的。

城市男女之间的交往更是不堪。如《绅士的太太》中描述的那样,男女之间往往有着复杂而龌龊的性爱关系。男人为得到女人而极尽媚态,女人为勾引男人而娇柔做作。惺惺作态、虚情假意,这就是都市男女之间的交往方式。更有那么一些读书人,自以为深谙孔孟之道,表面上做出对女人不屑一顾,内心却被压抑的性欲折磨地困苦不堪(如《八骏图》),相比之下,乡下男女之间的关系则是随意、自由、健康的。

沈从文与城市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虽然他已离不开城市而存在,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想象那个美丽的湘西世界,批判肮脏虚伪的城市和身居其中的人们。那是沈从文自己对生活于城市所受到的屈辱的报复,在这种报复中,他得到了精神的宣泄和满足,也为他这个乡下人身份找到了得以站立的依据。

沈从文作品中的那个“我”,常常是沈从文言行行为的代言人。沈从文的人际交往以及他对人际交往的认识不仅对了解沈从文的作品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研究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在《灯》与《虎雏》以及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在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蕴含了深刻的人际交往内涵,还值得研究者们去注意。

On Shen Congwe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Light" and "Tiger underage"

LI Xiao-yuan

(Literature Departmen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Shen Congwen's novel often, in seemingly simple story, contains a deep interpersonal connotations. "Light" and "Tiger underage" are exhibitions of Shen Congwen's interpersonal concepts. The two novels followed the urban and rural confrontation mode. By writing the village soldiers, "I" as well as how to contact with the city,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different regions to the city and township people, and the interpersonal plight between people.

Key words: Shen Cong-wen; "Light"; "Tiger Underage"; Veterans; Interpersonal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 23 页)

[5]张永芳.论五河民歌的艺术特征[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

[6]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97.

[7]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236.

[8]清水.谈谈重叠的故事[J].民俗,21、22期合刊.

On the Ballad Character and Development Actuality of *Zhaishiliu*

CHEN Li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Zhaishiliu*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ons of wuhe folk songs. Its special flavor and beautiful melody mirror the spirit, local culture as well as social custom of Wuhe people. It tries to elaborate the art character and development actuality of Wuhe folk songs from the regionalism, variability and artistry in this paper.

Key words:Folk Songs; *Zhaishiliu*; Ballad Character; Development Actuality

(责任编辑:张俊之)